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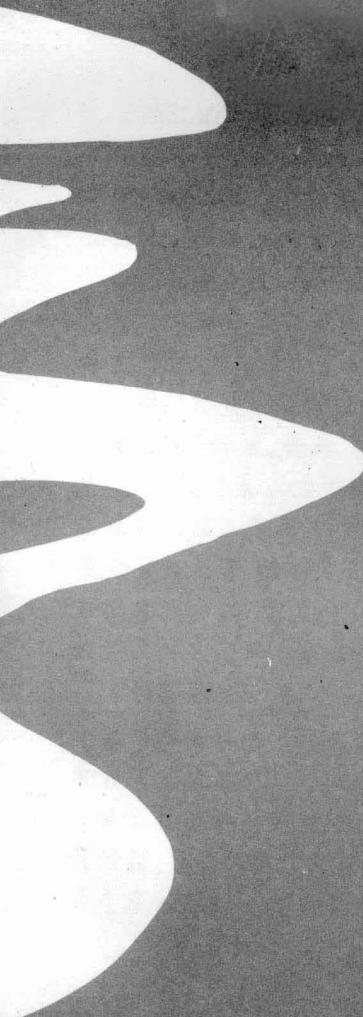
汤君纯 著

春天在哪里



汤君纯 著

春天在哪里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黄仕日

封面设计:吕凤梧

技术设计:张声伟

春天在哪里

汤君纯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ISBN7-5412-0344-0/I·119 定价:3.50元。

序

孟继尧

珠江的源头在滇东的马雄山麓，这个论断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得出的。几百年过去，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自一九八五年八月国家水电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和曲靖地区行署在珠江源头立碑正本，珠江源的名声和影响却日渐扩大了。从自然景观上说，珠江源不可能有什么实质上的更变，关键是人们今天赋予了珠江源更多的人文内涵，人们看待珠江源的目光变了。

珠江源是生命之源。一水既出，经历了千山万壑，九曲十八弯，流经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数十个县市，纳百川精华，终汇成一条滔滔溢彩的珠江，孕育出一个千里平沃、万顷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这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瑰丽动人的。把水源视为生命之源，体现了人类寻根的愿望和思想。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审美观念的提高和变化，珠江源将对人们产生更加强烈的吸引力。

地处珠江之源，是生命的发源地，历史和岁月赋予了滇东地区鲜明浓厚的文化色彩。而实际上，曲靖地区也确实拥有非常古老悠久、灿烂夺目的历史文化。这里曾是蜀身毒道的东道和秦五尺道经过的地方，是由内地进入云南的重要窗口，是雄关险隘。是魏晋至唐初辖云贵川大部地区的南中地区的治所，古老深远的爨文化的发源地。南诏时段氏与东方三十七部蛮

结盟的重要史实,也发生在这里。近现代在云南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红军长征过云南等,无不与滇东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与岁月曾在滇东地区导演过无数激荡人心的悲喜剧,造成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历史文化异常丰富。其中自然有正误之分,是非好坏之分,但只要我们细心加以甄别,加以选择,其中优秀的好的东西,将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和从事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参考,为我们提供有价值有特色的好的素材。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我区的文学创作有了明显的发展。一部分作品在国家一级的刊物发表,有的获了奖。一方面,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全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在云南文学界,曲靖地区的文学创作比较注意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历史特色,这应该是我区的文学创作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的根本原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只有独具特色的东西才具有长久之不衰的生命力,文学作品就更是如此。时代的特色、历史的特色本来是宽泛的,一旦同地方特色结合,就变得突出和具体了。这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得更好,是我区的文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写什么样的环境,或者提倡写熟悉的生活,同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工作者们都需要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编辑出版《珠江源文丛》,是对我区文学创作的一次初步检阅和总结。尽管出书的范围有限,人数还不多,但迈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丰富,但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积极的精神产品,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

的目标和宗旨。不可能有无目的的文艺,只要形成作品,只要见诸文字,不同的客观效果也就随之产生了。效果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目的,但二者显然不可能没有联系。好的动机和目的不一定都能得到好的结果,这确实是事实。但消极的不健康的出发点,就只能导致消极的后果,这却是规律了。我们的文学作者、文艺工作者应该严肃对待。

改革开放,给曲靖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古老的珠江源红土地,已将自己置于新时代新世纪的窗口。这既是一场挑战,也是一次机遇。生活在珠江源头,生活在它的历史的沿续与发展中,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这块土地独特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创造出我们精神的和物质的优秀产品。珠江源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熟悉和了解这块土地,把握它的过去和未来,就是我们的职责。饮源头活水,满腔热忱地奉献自己的才情才思,我们的事业必将一步步走向兴旺与发达,走向繁荣和成功。我们一直都这样希望着,我们一直都这样奋斗着。

1992. 11. 18

目 录

序.....	孟继尧 (1)
细雨霏霏.....	(1)
豆蔻年华.....	(7)
马 恋.....	(22)
酒家女.....	(34)
春天在哪里.....	(43)
走 穴.....	(80)
爱情并非游戏	(121)
爱, 在泥石流浊浪中	(164)
后 记	(200)

细雨霏霏

他前天就该去省城的，有一点事急需去办理。可范英的胃病又复发了，几天来连续呕吐。他怕出门后，她会出什么问题，就一直没走。今天天蒙蒙亮，妻子就起床去散步。他以为她好些了，便决定走了。他收拾了漱洗用具，想坐上午十点的客车去省城。

范英回来，气喘吁吁地问：

“今天要走么，下着毛雨呢！”

他见她目光忧郁，脸色发青，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迟疑地说：

“唉，又碰上这鬼天气！”

他把收好的漱洗用具放了回去，给她拿来一块热毛巾：

“你揩一揩吧，满头满脸是雨，要受凉的。”

她揩着头问他：

“你是不放心我一人在家么？”

她道破了他的心事，他有点难堪。他不愿承认，不敢让思绪落入那可怕的境地。他装做无事的样子说：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她知道这不是真话，眼眶里涌上了泪水。

“你就是耽心我的病。”

他说：“你的病不要紧的。”

“一泽，我对不住你，你不该和我结婚的。三十多年来，我总在病，拖累得你好苦！”

她絮絮叨叨地说，那一年她害了乳腺癌，他带着六岁的孩子送她到滨海城市治病。四五十元的工资连三四天旅馆费也不够，逼得到处求贷。为怕增大开支，他虽然经常心绞痛，也不去专科医院看一次。他就怕看出病来，不能好好地照顾她……她触动了她内心的隐痛。他脸色很难看，打断她说：“苋英，我说过多次，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

“我心里总是很不安。”

“那又不是你的错，我能说宽恕你么？”

苋英更加难过了。那情形就象是在荒漠里的呼喊，没有一点回应。那沉闷的声音远远消散了。

他怕她再说下去，两人更加伤感，就躲进房里看书。她给他送来一杯牛奶，几块布丁，似乎想和他说话。他的目光停滞在书上，尽管看到的只是小黑块块，他也没和她讲话。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有风湿性心脏病，也该注意休息。”

提起这病来，他心里透过了一片寒意。

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大森林。积雪压得小松树低着头，有的压断了。一泽被打成“三家村”的小伙计，发配到这里积肥——搂松毛，已是十多天了。这里，周围数十里没有人家。同来的十多个难友各自捡了些松枝搭成窝棚栖息。夜里，听着呼啸而过的松涛声，一泽害怕起来，这松涛仿佛要将他席卷而去。他绝望地呼号苋英，多么希望能见妻子一面，向她作出最后的交待。然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里不通车路，而且也不允许亲人探望，因为这些人都是“要犯”，不能让他们串通翻案。那一夜，大雨滂沱。一泽的棚子处处漏雨，山水又冲下来，棚子里成了泥塘。一泽打着伞蹲在水里，正愁着棚子冲垮了到哪儿

息，忽然听见急雨中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他。是她，是苋英，她怎么来了？不，不可能，是幻觉。可是，声音越来越清晰，明明是苋英在叫。他循着声音，找到了她。她已被雨淋得全身都湿了，牙齿不断地磕碰。回到窝棚里，她说，她已走了三天。白天怕有人追来，便躲在僻静处打盹，夜里就摸路，她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她给他带来了食品和衣服。他流着泪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她的情份，但他的冤枉是没有昭雪的希望了。他不忍心连累她，他们没有孩子，他的意见是办个手续离婚。她哭着说，她不是那种人。她相信他才选择了她。她就是讨饭也要到京城去为他伸冤告状。如果告不准，她就和他一起死。在大雨中，他大哭起来，她哭得更伤心。他们找不到一块干毛巾来擦眼泪……

时间过去了二十四年，也没有淘洗掉当年的那一片痴情，相反，当人生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更加浓郁了。他觉得当她在病中时，他的外出，就是罪恶的悖离。她怕误了他的事，催促了她好几次，他总没走。

后来，她生气了。他见她没有异常症状，终于下决心走了。他留给她省城的住址，嘱咐她病情有变化就打电话。他知道她健忘，又写了一张条子压在桌子上：出入要锁门。

那一天，冷风飕飕，细雨绵绵，老天哭丧着脸。她执意要送他上车。他以前出门，她没有送过，现在她要送，他便想到小说、戏曲和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伏笔，依依惜别，总是个不好的预兆，莫非这一回出门他或她要出什么事？他劝她不要送，说是天气冷，又下着雨，路很滑。费了许多唇舌，她才答应了。

她为他收拾了出门要用的东西，又拿了一个塑料袋来，

把鞋刷和鞋油装进去，说：“带着吧，跑出街来找人擦鞋，怪累的，而且要花一元钱，够贵的。”他觉得她有些噜嗦，但鞋刷已经装进他的旅行包，他便没有说什么。

九点半，他提着皮包要走了。她说，她也要出去走走，接过他的皮包就往前走。他怕不让她去，她会生气，就让她一起到车站去。

来到街口，她发觉自己还穿着早练的胶鞋，一看丈夫皮鞋锃亮，穿得很整洁，便觉得她配不上他。她请他等一等，说要回去换双鞋，就又回家去。

他很不耐烦地等着她，虽则到车站只要十五分钟，完全来得及。才站了两三分钟，他就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他蹙着眉头，自言自语地埋怨她，提起脚来想走，又没走。几十年的老夫妻了，还闹什么意气。

她终于出现在门口了，他轻轻地舒了口气，那目光便一直盯着她。她加快了脚步，新换的皮鞋叩击着混凝土路面发出“得得”的响声，有如急促的鼓点。看着她那摇摇晃晃的样子，他生怕她会摔跤，就迎上去挽着她，有点责备地说：

“忙什么，时间还早呢！”

小城的车站冷冷清清的。候车室里两三个旅客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霏霏细雨越下越紧了，象从天上落下来张张白晃晃的帘子。一阵冷风刮来，那雨帘便闪闪地扭摆着。他牵着她从霏霏雨雾中走出来时，两人都觉得身上很冷。他见她脸色乌青，冷得磕牙，就对她说：“你原不该来的；又要感冒了。”她默默地回视他一眼，就在候车室里的长凳上坐下了。

那寒气仍在不断地袭来。她到底禁受不了，浑身打起哆

嗦来。而且连连咳嗽，那张乌青的脸挣得发紫，连眼泪也咳出来了。他连连为她捶背。咳了一阵，额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就仰靠在长椅上喘气。他脱下雪花呢大氅给她盖上，就走向售票窗口去。她叫住他问：

“你去做什么？”

“退票。”

“为什么？”

“我身体有些不适。”他期期艾艾地回答。

“怎么脸就红了，你连说谎也不会。”

妻子那执拗的眼神，使一泽觉得他不走不行。他想说，她需要他照料，但他知道她会着恼，就没有说。

他要送她回家，她也不答应。

发车时，她站在霏霏细雨里，咳着嗽向他招手，鬓角那几丝花白的头发随风飘扬。他突然感到她是那样孤独无助。眼里一热，就被泪花模糊了。他责备自己心太狠，怎么能丢下她外出呢。他向她大喊了一声：“快回去吧！”汽车一滑而过，他不知道她听见没有？他擦去眼泪从车窗望去，她还站在霏霏细雨里。直到望不见她了，他还向后面望着。

车行在路上，他眼前便只见那几丝飘飞的灰发搅和着他的心绪缭乱地飞舞。他伸手想去抓住它，它飘浮不定，累得他满身是汗，总也抓不住。

来到省城，天已黑定了。他就觉得那灰白的头发氤氲地膨大开来包围着他。他在床上翻来滚去，总是在那毛团里。快要天亮时，那毛团突然着起火来，熊熊的火焰烤得他毛焦火燎。一觉惊醒，他预感到有什么灾难已经降临，一骨碌爬起来，就乘车奔回小镇。

小镇依然细雨霏霏，冷冷清清。下了车，那不祥的预感更浓重了。他急急慌慌地回家去，又害怕回去。踏着那湿漉漉的水泥路，每一步都象是向着痛苦的渊藪走去。

他鼓着勇气开了门。

“你，你怎么就回来了？”妻子靠在沙发上看书，见是他，瞪大了眼睛问。

“事情办完了。”

“这么快？”

他不能再骗她，就不吭气。

妻子眼里湿润了：“我真怀疑你是害了臆病。”

豆蔻年华

太阳象一团火球，烤得柏油路滋滋响。脚踩下去，便烫得要跳起来。连风也是灼热的。沈春华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无袖衫和超短裙还淌汗。口里干燥得就要起火。身旁的马玉茗也满脸汗渍，脸色像暴晒过的叶片一样蔫黄。这鬼天气，怕不把人烤焦呢！

春华瞥眼见街上有个水果店，就拉着马玉茗奔了去。

店里水果琳琅满目，橙红、浅绿、嫩黄、墨玉的都有。春华看着那水质滋润的鸭梨，口里就要流涎。她捡了一堆梨，就叫老板来称。店里笑微微地走出一个穿着T恤衫的人来。春华一见，惊讶地叫了一声，是你！马玉茗也看清了，这店主是高中的同学祁照青。他们认出他来，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祁照青不动声色。他熟练地称了梨子，便谦谦有礼地说，四元八角五。那样子倒好像和他们素不相识。沈春华并不想因同学关系占什么便宜，但祁照青这种态度使她有些不快。马玉茗也在喉咙里骂了声：商人气息！

可等他们付了钱要走时，祁照青却叫住她们，热情地说，老同学，难逢难遇，就不坐一会儿么？两人愣了一下，祁照青已推着他们进店堂去了。

祁照青给店里一个伙计打了招呼，便把他们让进里面一间小客厅去。霎时间，那伙计就用玻璃盘端来了橙、桔、梨苹果等好多种水果。春华和马玉茗都傻了眼。

“来，老同学，随意品尝。”

春华憋不住了：“你这……”

祁照青笑笑说：“做生意不讲交情，讲交情不做生意。”

马玉茗咬了一口苹果，侃他说：“高、高，你的生意经真高。这样干下去，何愁做不了百万富翁。”

祁照青说，“也就混日子呗，哪能像你有出息！”

马玉茗听了心里很受用。可不，祁照青、春华和他一起高中毕业，只有他考上大学，如今已是大三了。他脸上露出很自负的神情说，其实也不过高一个文化层次。高谁，没说。

春华听不得这种话，削着梨瞅了马玉茗一眼。祁照青笑笑，便把话题转向春华，询问她的情况。

春华说：“读社会大学呗！自己不成器，三年也没进入那个高层次。”

马玉茗认为祁照青不该触动春华的隐痛，心里恼他。他连忙为春华解释说：“她早该考上的，只因为临场紧张，发挥得不够理想。”

春华感激地看了马玉茗一眼。

“我倒觉得天下的路子多得很，何必一定要过那独木桥。”祁照青微微笑着说。

沈春华觉得那被撞得很紧的心胸舒展开些了。她不无疑意的目光注视着祁照青：“那么，你现在走的也是一条通罗马的路。”

“当然。”祁照青很自信地回答。

当他们告辞出来的时候，春华说，祁照青是个强者。马

玉茗想说她短视，但他说出来的是，他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还要看呢！

春华和马玉茗高三时就要好了。高考落选，马玉茗一直鼓励她补习。屡次败北之后，现在是无脸见人了。那上大学的心思也就渐渐淡了。可马玉茗仍在一个劲地赶鸭子上架。春华满肚子愠恼无人理解。祁照青那天的话，对她震动很大。她想了好几天，终于向马玉茗表明了态度：

“玉茗，我不想再考大学了。”

“祁照青的话，你就听进去了。”马玉茗很敏感。

“他的话不无道理，我也想何必一棵树上吊死人。”

“春华，你这是逃避困难，不求上进。”

“玉茗，你的指责也许是对的，但我也不能不告诉你，和你做朋友，我觉得很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强求我、强迫我。”春华泪光莹莹地说。

马玉茗曾在心中塑造了一个光芒四射的春华，现在，他强烈地感到这个春华死去了。他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春华，你不该这样。不能这样毁掉自己。”

春华的心悸动了。

在高中同学雅楠的婚宴上，春华碰到了祁照青。

她说不清为什么对这乡巴佬竟有一种亲切感。记得上高中时，一见他那黑幽幽的眼睛盯着自己，她就反感。有一次马玉茗要去揍他，他逃跑了。她噘着嘴骂他也不去水塘里照

照自己那鸟样。可今天，她很想和他在一起。

祁照青穿着黑色的双排扣西装，衬着那略带棕色的面庞，显得健康而壮实，很有男性气概。他微微笑着问春华：

“你还在补习么？”

“不，我已经厌烦了。”

“打算做什么？”

“没打算。”

“当然，你父母可以给你提供一份优厚的生活。”

“我并不想依靠他们。”

祁照青略现讶异地打量了她一眼。她的眼中有一线期待的光：“我想像你一样去闯世界。”

“你父母和马玉茗都支持你？”

“那并不重要。”

“什么不重要？”路过这里的新娘雅楠一挑媚眼插了进来。

她搂着春华边走边问：“你和祁照青谈什么呀，那么兴奋。”

“也不过互相问问情况罢了。”

雅楠莞尔一笑，招呼别的客人去了。

春华转回头来，祁照青还站在那里发痴。她本来还想和他谈谈的，现在倒不好意思了。

祁照青向她走来。

她的心怦怦跳动，她准备接纳他。可当他走近时，她却躲到人群中去了。

第二天，她给马玉茗写了封长信，就去找祁照青；